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二一

復堂類集十七卷（文四卷詩十卷詞三卷） 譚 獻 撰 一

復堂文續五卷 譚 獻 撰 一六一

復堂詩續一卷 譚 獻 撰 三三九

希古堂文存八卷希古堂駢文二卷希古堂尺牘二卷希古堂詩存

十卷希古堂詞存二卷 黃炳堃 撰 三三五

吟香室詩草二卷吟香室詩草續刻一卷附刻一卷 楊蘊輝 撰 五七五

紀年詩一卷 方觀瀾 撰 六四一

紹恭齋詩鈔六卷紹恭齋文鈔四卷 楊澄鑒 撰 六六七

復堂類集

光緒乙卯冬
徐惟琨書

復堂類集目錄

集一 文四卷

集二 詩九卷

集三 詞二卷

集四 日記六卷

集五 金石跋三卷 未刻

集六 文餘三卷 未刻

敘曰年將六十學未通一經七葉爲儒讀未破萬卷皮骨奔走游未陟五嶽一行作吏名未挂朝籍山雞之舞候蟲之鳴尙足以言文哉生有微尙出有良師友哀樂所寄繇於語言叢殘之本何必無隙穴之明發篋寫定畱此過篇

目錄

之風而已陸務觀云文章在眼每森然力弱才疏挽不前前輩不生吾輩老恐畱遺恨又千年固如吾意中之言也
光緒十一年歲不盡十日獻識

仁和書局代印

文一

復堂類集一

六義篇

書皋陶謨後

周公居東說

明詩

衡言

周季編略敘

周易通說敘

復堂文錄甲敘

古詩錄敘

唐詩錄敘

文一

金元詩錄敘

明詩錄敘

復堂詞錄敘

簞中詞敘

李西雲先生遺書敘

怡志堂文集初編敘

稼書堂詩敘

學宛堂詩敘

朱櫻船詩敘

鷗堂詩敘

道華堂詩續集敘

蒿菴詞題辭

小輞川圖後敘

鄧析子校文跋

太平廣記跋

送布政使楊公入都敘

六義篇

文一

二

夫明陰洞陽人聲幽越莫知所起原本自天性情畢宣託於萬彙神人和協表於笙鍾大呂雲門亦云遐矣周宗太師分職宗伯迺敘六詩其一曰風曰賦比興正誦成焉絃詩三百六篇無辭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不經孔公風正無別西河老師高足傳授命筆敘之端木教化六義次第亦亡革焉禁邪止姦春秋成法蝨蟲草木通乎易象成厥王政尙書典要升降品節攷禮古經然而人心幽兮陰氣有欲化匪在著不疾不除好學深思請陳其略功德隆盛朝廷清明春大合樂宜首頌聲正有正變上宣治理下道疾苦亦堪弁冕鋪陳其事厥制富有賦且先焉聖師萬物援爲法戒比引大端毛公說詩獨標興體經師家法夫有所受則亦綜括一而周五昔抱遺經諷誦言語述東西京博士所業側聞吹簫堂上樂作幽正闕頌統於一詩幽公之孫實惟周公王基肇始以詔子姓非風而風旦詩埒之又聞崧高天子大功命將策勳宜告清廟生民推本皇祖發祥雅亦有頌名還其曹有客紀宋韓奕大韓列國之風亦有推

本故知篇什脈絡可通若賦比興詩以爲緯匪可別白判爲異製惟風也者上以化下下以風上吟詠情性本末條貫如其無風是無詩也四方所形乃名曰疋各有正變與風不殊頌雖巨禮不出民間風化初徧乃告成功立風之極匪殊涂軌賦比與興陳事託物六情五性風以動之由斯以談故書雅記多陳六義次第勿章以風首列可以意逆或者戶曉未有敷陳憑臆而言以俟達者且夫風者終始化本世與世續旋轉簸蕩天人盛衰自古相禪乾坤未息風且不窮人心永靈風爲職志金水木火天門開闔皆以其物周官所掌大敘所陳齊魯毛韓一以貫之豁滯橄疑又何嫌乎

文一

書皋陶謨後

僞孔傳本益稷篇在治忽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忽之訓怠於古無徵治忽連文句乖師法史記集解引鄭注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是在治句絕下云習以出內五言也此古文家說與說文解字曰部囑籀文曰注一曰佩也象形然夏本紀作來始滑裴駰云滑字尙書作習不言來始字異同司馬貞索隱乃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小司馬時正義已頌以僞傳爲眞古文所謂古文者僞孔本非鄭注本也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見壁中眞本而史記傳寫來爲形誤滑爲聲誤蓋一求之漢書再求之尙書大傳而知之矣漢書

三

律志曰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尙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伏生所傳孟堅同之足攷今文家法至史記所引七乃作泰轉寫成來非史公本然也自七始之文見於漢初七始華始唐山夫人歌之孟康注之則在安國史遷之前者矣由是觀之今文作七始古文作泰始初無異文鄭氏注大傳曰七始黃鍾太簇太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其注虞書未必不合後人自爲小司馬誤耳至於史記之滑與鄭注之習同一古文而殊別者裴駰所謂音近致誤習之與詠乃爲今古文之異索隱又云今文作采政忽近儒或以爲蔡邕石經本或以爲夏侯三家本竊謂貞之言古文不可信言今

文一

文庸渠可信乎

周公居東說

書金縢紀周公居東儒者紛紜異說案說文辟部辟注曰治也周書曰我之不彛此壁中古文本之孔氏者也馬鄭所傳消作辟遂讀爲避言避居東都而王肅乃曰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是以居東卽東征證之詩序言東征三年而歸與居東二年不合史記周公世家云東土作三年當以本紀爲正蓋征東三年事非居東二年事公方攝政聞流言史臣紀管叔及其羣弟乃事後之文當居東時未有主名冢宰大臣巡方以廉之亦以鎮撫遠近久之蹤跡顯著反形益成周公乃賦鴟鴞之詩垂涕而道書言於後公乃作詩以貽王

四

居東既久已得主名也三監遂畔始有東征之師當在二年之後不得遂以東征當之馬鄭之言避居似本周公世家而失其義史記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蓋謂不避攝政亦非出避之謂壁中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故以辟當壁與退辟之辟同文子長問故馬鄭傳經至生異議倘文從遺簡事訪古初則辟者治也居東二年所以治之也罪人斯得得主名也二公分陝召伯巡行則周公居東亦猶召公聽訟而已與夫冢宰攝政皆其分所當爲無滋曲說可也若夫揃蚤沈河走而奔楚傳聞異辭當衷諸聖魯襄適楚夢公祖道左氏爲六國時人炫奇奮筆未足爲左契也

文一

五

明詩

夫六藝既散百家代興晚周以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爲文章之盛世有別集地龍之蒞名法儒墨若遠若近若出若入甚矣其衰也劉琨敘詩賦亦復稱家分別部居言各有當惜乎今日亡佚殆盡無能詳說作者之旨後來文士如阮籍爲道家陶潛爲儒家謝靈運爲名家江淹爲從橫家之屬凡夫學有本末皆有台於微言大義者也江總楊素遺意猶存及唐而微散無友紀續畫組繡文具而已獻嘗服膺會稽章先生之言曰詩教至廣其用至多而又師其論文之旨持以論詩求夫辭有體要萬變而不離其宗進退古今以求其合蓋千一而絀然而一代政教一時

文一

六

風尚則可以觀焉世盛則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亂則衣冠皆噍殺之音流連風月奔走聲氣雖甚解鄙而可覘靈長悲悼感憤窮蹙酸嘶雖甚迫狹而可識兵凶嚴刑峻法世變日亟則羣樂放廢家家自以爲老莊放僻邪侈名實不副而不恥干進人人自以爲屈賈之數者幾相感召如環無端無病而呻與樂憂者非人情耳有道術者依仁據義履中蹈和則上合六義懷才抱樸言志永言則旁通九流卓矣茂哉同志友人吳子珍莊中白皆識斯義子珍中道夭折中白學道不欲以文字見獻離索十年獨學憂傷不副此志近得潘鴻儀甫可以語此而所學未就又得義甯朱崇山子逸才氣斂亦其人也顧有爲二子告者天地之幾神而眈眈有所寄今海內多事前五十年之文章已可測識蓋賢者如汪容父龔定闇周保緒諸君子智足以知微也亂端漸已承平且復學人潛心大道折衷禮義爲專門之著述於憂生念亂之時寓溫厚和平之教使季札之聰將卜天下復見太平豈與文士競一日之短長哉二子皆在閩中獻將歸里醫欬且遠作明詩一篇臨別贈言以端其趨

衡言

閩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時人事如循環浙江肅清歲且四稔墨吏宣力庶司百執事承流於下譬如房夫大病之後呻吟以望國醫於是乎先以糜爛以梁肉扶杖而起

立蹠足而行而屨且壯矣然而一不謹則患中於賸理自
信太過則犯寒暑神明敗焉則夫圖後之難也廬井殘毀
人戶死亡田野荒蕪莫甚今日曰招墾曰清賦亦既文告
奉行矣而上游數十州縣土曠不治者相接也嘉湖甯紹
修治成熟者按多試舉漕糧之籍田主徵租之簿猶不能
十之六也閭閻之荒熟以視官司賦斂隱匿以爲利者成
數又參差也客民開荒情事殊別或主凌客或客虐主乃
至西成之日米穀直賤禁不出境客戶坐擁倉粟不救故
土婦子親戚之飢荒田瘠薄人力且倍籽種財入土而催
科之符已下又多其名目吏乃因緣爲姦則墾荒遂爲畏
涂愚以爲牛種廬舍聽其自備赴官請某鄉田票責令成

文一

七

熟三年五年方報升科願著籍者著籍子弟讀書應舉徑
除原籍不願著籍者編入流寓籍其丁小主客辭訟官無
偏徇未科錢漕別無雜費庶幾開荒漸有成效若夫穀賤
傷農請由官收買建倉儲蓄推陳出新以備旱潦可也南
畝之農夫見爲少而官司之白役見爲多此大患也方今
創夷未復生聚未盛子遺之民方雖強寇係累屠割之慘
復受敲剝縲絏之苦視焉民上自顧衣冠當不搏噬然坐
堂皇研朱案簡吏役有名籍者幾何人牙門左右趨走揚
揚者且數倍也此其家當有妻子甚或毆使與臺蘇軾所
謂縱十萬虎狼于民間者此之謂矣愚以爲大縣留若干
人中小縣以差府道事簡數人足矣承行一案吏一人僉

差一符役一人犯多者二人過三人者許上控著爲令並
禁止官寺前後茶社酒家比屋張設若輩羣聚非羅織小
民卽闖伺官長少一羣聚之地省事必多夫何忍已毀之
身家再合之婦子驚心五木之前離散於瓜蔓之獄乎夫
百姓至愚也者欲至亾等也奢侈之風中之如鳩毒去之
如拔山欲長治久安則正人心厚風俗語似闕疏政無急
於此者東南好巫尙鬼越人之禩自古爲然象教淫祠浙
中不少賊之來也仆神象焚祠廟存者厯矣克復之日惜
未有爲臺臣言者當是時董督有司延訪耆舊考祀典稽
志乘山川社稷名宦鄉賢祠宇所在留者修之毀者復建
其佗淫祠及仙釋寺觀一槩不許重建卽其傳會古賢而

文一

八

稽之正史非有功德於此土者亦不許建如是則覲巫僧
道奔走無所擅施香火人心不迷不亦善乎愚以爲今日
猶可及止宜下郡邑廉境內祠廟已復未復如荒誕淫祠
永禁興造已成之區嚴禁造作壽誕朝審等期誑惑愚眾
糜金錢曠日力而僕僕于淫昏之鬼暇召父老曉以民義
俾知假託神靈科斂財物煽惑愚蒙顯干
國憲且教匪之興實由此輩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欲正人
心此其一也聖王之世無甚貧甚富之家無驕淫之失故
無飢寒之困今則不然匹夫衣不掩胫而地衣坐褥綈錦
如雲勾者康殿不厭而朱門酒肉日食萬錢浙中大亂初
定翼其懲創而昏喪宴會服御飲食侈靡不息且加甚焉

邨野樸實古處尙敦城市之間產僅中人習於聞見典質假貸以徇一時之耳目愚以爲宜定禮制縉紳之家各依品官等級不過其物節儉相高以奢爲辱庶幾風俗日趨於厚且夫胥吏之禍可勝言哉開荒之法胥吏撓之差役之橫胥吏主之假設神鬼一切以賄賂爲政皆胥吏之智儻來之財悖入如糞土悖出如泥沙卽觀杭州吉凶之繁費宴樂之沈酣兵火初息而歌舞已起者皆胥吏始則今日善後之政莫大且先於察吏至於勸懲之次第敦養之節日期之一二十年而非旦夕可效者尙不在此議

周季編略敘代

司馬公撰資治通鑑旣成從官劉恕有外紀之作自上古

文一

九

以至周威烈王與司馬氏之書相接也顧其細大不捐勸懲或失好奇之過金仁山氏嘗譏之夫古初則荒忽矣而三代經法備於春秋晚周二百四十二年事著春秋筆削炳如日星非承學之士所可擬議聖人旣沒微言遂淪戰國之世兵爭分裂百家紛紜日以言競是非之謬聞見之錯雜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戰國策以縱橫相尙違大道而夸智力甚或虛構事實疑誤後世近儒陸清獻公謂其文字之奇足以悅人耳目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乃有戰國策去毒一書以明是非之大而本末不具未大顯於世定海鄉賢黃微居先生承浙東學脈之正兼綜體用著書百卷得令子以周昆弟傳其家學先生嘗病周末衰微春

秋亡而經史遂分國策之變詐子書之寓言史記之采摭不純說苑新序之事蹟悠繆通鑑備矣而諸子百家之言未盡裁割而正之以大道傳聞紀載之異未盡考核而合之於情事乃博采羣籍自春秋以後貞王元年迄於秦并天下成周季編略十二卷羣言淆雜落其實而枝葉盡去條貫終始是非自見時表其勸懲之微旨則從司馬公之例而加慎焉予循覽咨歎前則道原讓其裁斷近則當湖謝其美備乃付書局刊刻卽令以周校正期學者卒業是書而有數十百卷之益上追春秋三傳以窺經教下考史記通鑑以究史才可也先生於羣經皆有撰述以周兄弟排纂目錄是爲微居遺書之五云

文一

十

周易通義敘

周易通義八十一篇莊忠誠撰忠誠字中白江南丹徒人流寓泰州性玄穆好深湛之思少治易通張惠言焦循之學又好讀緯以爲微言大義非緯不能通經世業鹽筴方少歲卽入貲以部郎候選經綢改家中落及忠誠稍長好讀書益盡廢生產貧甚走京師困不得上官應兆試教被斥偶以文學見知喬侍郎薦政府同知非所樂也兵間欲有所自試卒無成亂定校書淮南往來揚州建康傳食大府學巨大就著書數十萬言嘗寓書譚獻曰僕所著不下十種皆可散棄惟大圖通義爲生平心力所注以待後世子雲者獻時未見其書也忠誠久客益困又善病故交

當路無能振拂之者獻以縣令需次安慶則念獻尤篤光緒三年七月溯江來訪始出通義之書獻雅故也又海內辱齊名之稱亦不能不河漢其言久之而始得其意之所託爲定今名曰周易通義俄而別去是年獻官歿猶數數得忠誠書談藝如夙昔四年四月忠誠以連寢死訃至獻獻爲位哭亟求其遺書易緯通義人間有傳之者矣樂府最奇彙本先在獻所待寫定雜詩文可十餘卷其子守之乃以周易通義約劉壽曾共校讀之雕木巨傳獻聞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太史公言古聖賢人不得已而作文王之易居一焉通義之書當今世而出其次篇曰負且乘終篇則曰貞下起元是何爲也哉非夫憂患之餘曷爲

文一

士

而有此言與固非經生博士之家法也獻與忠誠定交京師廣慧寺中年皆二十餘耳夜闌秉燭相與論易初忠誠有易圖三篇上篇雷風水火相薄相射悉本于大傳中篇首顛以明隨蹇同宮之旨探陰陽之原本與世儒絕异下篇則首同人以爲文治天下純太平之世故曰成既濟定終焉當是時志氣盛壯以爲兵甲方亂幹運在人事易道大矣見乎著龜惟以成功盛德庶幾一遇茲之八十一篇同不同未可知也兩人者共晨夕將二歲已而奔走北南出死入生獻在閩中寄忠誠詩曰九死風塵吾尙在一家妻子爾能閒竊不料東南廓清與忠誠一見於揚州再見於安慶也又不料忠誠年未五十夭等龔生而獻有後死

之責也戶部主事桐廬袁昶撰忠誠哀辭寢門之慟與獻略同獻欲爲傳狀以告方來兩年而不成蓋隱痛深矣今書梗槩於易義目錄之後示海內故人後來學子焉譚獻識

復堂文錄甲敘

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何以明之鳳鳥不至黑不代蒼孔氏之門六藝授受春秋之成或曰爲漢制作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人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之傳董相始有書賈生淵源張蒼爲左氏大師類次二十四代朝野之篇章則以董賈爲稱首以夫經教推究世用則二子始於是乎百家稍息孔氏仁義之教詩禮之家法日以

文一

三

昭灼且夫洪範五行天人之故抑亦肇於董子矣翼奉郎顗京房之流循至蔡邕皆洞天地之幾鏡興亡之原非若後世空言無事實使人君曠蕩於上庶民隔塞於下絕地天通之蹟無復留遺而所以爲經術者隳而不振古者學以爲治陳言朝廷之上舉舉大者貫五德之運通萬國之情其次因事納忠一簡有一簡之益一篇有一篇之用如日月之燭幽著龜之決事凡以爲六藝之所推也宣上功德震耀乎耳目扶翼廢墜警乎經生之業迹其深湛之思澹雅之才華乎子雲敬乎孟堅從容著書司馬良史之實錄振於東都非可裁篇最錄而有應人事於無窮志遺聞以不墜成章有斐亦子游子夏氏之儒所有事也要有利

鈍視乎折衷揚雄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伏誦藝篇分別部居以實事求是爲本此義不明五三六經日以廢闕畔渙之言蠶起而歸於無用摛文之士非復立言之不朽所謂文紅纂組不足觀也已矣豈不惜哉

古詩錄敘

詩者古之所以爲史託體比興百姓與能勞人思婦陳之太師於是先師孔氏刪詩三百表於六藝天人之正變品物之蕃庶情僞之紛紜淵淵乎文質之相宣也南雅之列遂以得所微言絕大義乖彼文析理離經畔道末學橫流由是滋蔓然而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孝武立樂府采歌謠

文一

三

天馬登歌汲黯興刺而其時朝野鄉風蓋份份矣故夫饒歌瑰奇其旨也深遺篇十九其義也遠四言稍微矣五言以立七字之制柏梁僞託然亦濫觴後來作者苟其通風教之原植比興之體國風小雅嗣音不墜東京則張蔡振其奇建安則曹徐揚其采同時之人未嘗無支離渙靡之作然其根也樸其枝葉以煥麗其合者皆風論之遺也晚周所紀蓋無讓焉晉之詩婉其蔽也漫有其質者傅玄劉琨陶潛之爲也宋齊之詩約其蔽也窳有其精者謝靈運江淹之爲也梁之詩豔而荒矣而武帝爲最高文士之杳眇明麗者則沈約柳惲有焉陳之詩蕩而不反矣而江總其人也靡其言也哀而摯隋之詩敖而不理矣而楊素其

人也驚其言也法北方之學聲律爲疏庾信來自江南鬱伊多感擊察成敗之由俯仰身世之故蓋變風之流也綜其升降恆以運會衡其才品係乎邪正性情所統千古同之慨夫崑夷索虜兵革相尋天下因之鼎沸民命幾於勦絕雖春秋紀載弑君滅國有其過之王化曠蕩聲教間阻板蕩民勞猶際其盛以故文章壞亂聲音廢闕好色而淫怨誹而亂非無賢俊存十一於千百而已獻撰錄是集亦欲推本情性規矩雅頌匪徒標舉美文遺篋學子裁斷或失時時有緣情綺靡者錯乎其間是則予之罪也然必有可以觸類焉者庶有知者理而董之

唐詩錄敘

文一

古

有唐取天下以武定天下以文高祖太宗有堂有構啟聖丹雘明皇是賴蓋旁魄而斧藻之以有此三百年也當是時學以博聞爲先士以多文相尚鋪張排比之言四聲八病之制因之而盛又其列辟多好文辭科舉之立惟用詞賦風行草偃天下景從文翰恂恂通於六義蓋斐然足以觀矣惟是一代文獻散無友紀貞淫雅鄭雜糅於中夫鈎玄提要文人用心揚風挖雅儒者立教唐詩有選殷璠高仲武而下遂積千數蕩而無本華而不實或泥一隅不觀其通或拘眾說不衷於是披尋所及喟歎因之丁巳之歲游學京師仰宮闕之壯麗接衣冠之風采攬時物之遷變感家室之世別緣情感寓不忘儒翰主善爲師及唐代之

作者導淫分渭披榛采蘭舉三百年之遺文離爲入集都爲一編排纂未竟旋以圖南悠悠五載復事發正錄成定本附古詩錄之後嗟乎詩也者根抵乎王政端緒乎人心章句纂組蓋其末也權其離合沒世難誣眾之所傳或在損棄代之所忽出於幽隱折衷詩教匪用愛憎庶闕達方雅與爲商權云爾

金元詩錄敘

予錄金詩孔氏存曹檜之義也金起朔漠尙戰獵無文辭比其侵尋講藝而國勢固已衰矣朝大小臣說學蓋渺使命往來又習聞南土性命空虛之言以求經教故文學無足觀者元好問輯河北諸人詩爲中州集其辭浮厲異乎

文一

五

詩人之旨然差不染宋季鄙倍之習故雍而芟之以識文章絕續之事好問所自爲欲學古矣綴綴掇拾十一而已然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元初遺民因以附之元有天下不足百年學士大夫磨烏之羽初息黍離之傷又作蓋可悲矣而游藝者嚴旣曰彬彬顧氏元詩選三集作者數百網羅蓋備頗傷繆鄒予今據以著錄有學道之氣者莫如劉因有宗國之哀者莫如趙孟頫初定中國四方人士亦姑息肩於水火而喁于焉方元盛時虞楊范揭謂之四家翩翩著作之林哉亦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於是更唱迭和五音繁會合者與元和元豐相上下矣感威柄之衰越悼征賦之繁重上帝甚蹈下民孔哀予輒錄當時憂生念亂

之言以求世變之亟宋詩弁陋言之不文故元代文士類欲祖唐而所見不循其本楊維禎晚出乃知求比興風諭之信於樂府古詩雖繁麗弔詭其言不盡軌於正而其意固甚美也特標極吟以維禎冠元季之士由是左克明郭茂倩之書盛行於代馴至明弘正間而詩教於是中興矣維禎不與有力哉不與有力哉

明詩錄敘

夫去聖久遠情性無所統飭音韻之發或備宮商或傷繁鄭山唐以前合者十五宋元之世合者二三審音君子庶裁斐然有明取天下最正養士最優世變雖亟而雅好文章問學疏闊猶慕稽古經史大誼無足觀采獨其爲詩三

文一

六

百年間作者蔚然雲興嘒殺淫哇之響一見於宣德景泰而玉振於弘正再出於啟禎之間而宮縣之音不絕尋其離合可得而言開國之日承元季之遺大雅漸復而弔詭繁麗未能盡忘文成摩天之刃揮斥羣賢尋厥名篇多在前代黎眉一集慘舒異致四方文士標舉詩派不無利鈍而清典可味惟時吳下遂爲冠冕故一代文教東南爲盛運祚靈長可以覘國殉難變起士氣摧傷朝野之文遽以衰息長沙李相雖處危疑而丁中葉休養之會於是制詩緝頌談者推爲宮聲足以樹型來哲王文成大賢亞聖之資楊文憲離騷放逐之痛文外獨絕視乎其入夫尙論作者蔑不抗心有唐折衷杜市聲實之美至比之周公制作

不亦過乎吾觀北地李夢陽質有其文始終條理匪必智過其師亦足當少陵之史矣先後七子希風建安馴至偽體視乎別裁接武旁流差無悞響辭高皇甫同工異曲李王之後四十子之倫未厭眾志袁氏非通變之材一變知味鍾譚爲亡國之詠去之若浼極盛而衰亦足知政於是縉紳之士匿遠聲迹韋布之彥獨絃哀歌山水清音無假絲竹小雅之材斯其選也王澤既竭頌聲遂亡聞澤畔之吟識懷沙之志和麥秀之篇者有呼天之哀鄭露刑昉可謂超羣著矣殉國之賢遺民之作歌也有思哭也有懷不其善與至若屈願處士鼎湖之攀旣哀魯陽之戈復激杭槩任氣磊落使才憑臆而言前無古昔乃有怨而近怒

文一

七

哀而至傷者則時爲之也吳嘉紀表布粟之文章杜濬彭孫貽鬱松檜之柯幹言不期深而自然感激文不期工而吐于高亮則陶潛劉琨之流也明人矢詩之旨義法未必盡純至其音節往往可歌甄綜羣言以爲是集庶幾存六義之遺意而已

復堂詞錄敘

右錄三百四十餘人詞一千四十七首敘曰詞爲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也律呂廢隊則聲音衰息聲音衰息則風俗遷改樂經亡而六藝不完樂府之官廢而四始六義之遺蕩焉泯焉夫音有抗隊故句有長短聲有抑揚故韻有緩促生今日而求樂之似不得不有取於詞矣唐

人樂府多采五七言絕句自李太白創詞調比至宋初慢詞尙少至大晟之署應天長瑞鶴仙之屬上薦郊廟拓大厥宇正變日備愚謂詞不必無領而大旨近雅於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變者與其感人也尤捷無有遠近幽深風之使來是故比興之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夫亦在於爲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絮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瑯琊曼辭蕩而不反文焉而不物者過矣靡矣又豈詞之本然也哉獻十有五而學詩二十二旅病會稽乃始爲詞未嘗深觀之也然喜尋其指於人事論作者之世恩作者之人三十而後審其流別乃復得先正緒言以相啟發年踰四十益明於古樂之似在樂府樂府之餘在

文一

大

詞昔云禮失而求之野其諸樂失而求之詞乎然而靡曼焚眩變本加厲日出而不窮因是以鄙夷焉揮斥焉又其爲體固不必與莊語也而後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恩擬議之窮而喜怒哀樂之相發嚮之未有得於詩者今遂有得於詞如是者年至五十其見始定先是寫本朝人詞五卷以相證明復就二十二歲以來審定由唐至明之詞始多所棄中多所取終則旋取旋棄旋棄旋取乃寫定此千篇爲復堂詞錄前集一卷正集七卷後集二卷其間字句不同名氏互異皆有據依殊於流俗其大意則折衷古今名人之論而非敢違一人之私言故以論

詞一卷附焉大雅之才三十六小雅之才七十二世有其人則終以詞爲小道也亦奚不可之有光緒八年九月譚獻書於安慶樅陽門內寓舍

篋中詞敘

國朝二百餘年問學之業絕盛固陋之習蓋寡自六書九數經訓文辭篆隸之字開方之圖推究於漢以後唐以前者備矣至於填詞僕少學焉得本輒尋其所師好其所未言二十餘年而後寫定就所睹記題曰篋中其事爲大雅所笑其旨與凡人或殊容若竹垞而後且數變矣論具卷中不覲縷也李白溫岐文士爲之昇元靖康君王爲之將相大臣范仲淹辛弃疾爲之文學侍從蘇軾周邦彥爲之

文一

九

志士遺民王沂孫唐珣之徒皆作者也昔人之論賦曰懲一而勸百又曰曲終而奏雅麗淫麗則辨於用心無小非大皆曰立言惟詞亦有然矣譚獻敘光緒四年立秋日

李西雲先生遺書敘

獻知從事爾雅訓詁說文形聲蓋本福安李先生之教云先生閩儒於學無不窺其嗜學也綜羣經其治經也先小學蓋與江戴段孔諸家塗徑悉合羣經大者若證武王伐殷辨孔子不知防墓振盪滯釐然有當於人心求天文家言實事求是不爲曼衍之術子史之書隨筆甄綜巨細畢舉雖時時與他家相出入而儒者不遺一物之志可見也先生舉於鄉久困公車不得已謁選爲浙吏以經術飾

吏治未竟厥施乃以海塘樵芻之役重困毀家從公卒中吏議終於令長從政之日不廢譚著其素所蓄積然也方先生之宰仁和獻以童子試受先生知初謁先生卽告以當讀邵氏爾雅正義段氏說文解字注乃至今日二十餘年濫落無所成就固已重負先生而先生之亡且十稔矣先生遺書皆在杭州令子世綬於兵火中奉持而出叢殘未寫定殆十不四五今世綬以屬獻謹次先生說經之藁爲西雲札記三卷以雜治羣籍者附焉說文引經攷未成倉頡篇輯本散佚雜文一卷詩二卷爾雅故通古今皆有合於經訓者也夫藻績爲文章者世多有曰體勢曰聲病譬彼草木華而不實又或張皇幽眇爲性道之空言皆未

文一

三

奉教於先生者矣

怡志堂文集初編敘

桂林朱伯韓先生居諫垣直聲滿天下比粵西寇起先生居鄉創義保衛里閭會賊渠某慕義來歸羣將帥疑而未敢許也先生毅然以百口保之後其人成大功死王事議者謂李白之識郭子儀殆遜之矣論團練功以道員用未施于政從役江蘇浙江當是時東南鼎沸兵甲連千里先生紆籌料敵未竟其用致命疆場炳如日星嗚呼如先生者豈徒以文傳哉而先生之文植體經訓原本忠孝恆病當世人心斂於言利故于讀孟子書貨殖傳後表立言大旨其佗則萬變而不離其宗夫利之入人心也如水灌垣

無所不摧如火燎原無所不烈內而家庭外而中國天下交征者日盛而不已至於變故相尋何所不至荏苒之盜賊敵國外患之馮陵睽睽萬目惟利是視充類至盡殆甚於洪水猛獸得一人昌言以排之庶幾振迷之木鐸也子輿氏七篇息邪說距詖行而首發仁義大聲疾呼以正言利之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則先生之功其諸不在孟子下與桂林之山檠檠杳冥奇秀甲天下而聞人蓋寡不逮中土豈其僻遠無由自通與抑亦薄鬱積而有所待也國朝古文起元明之衰襍粹然一出於正桐城方氏姚氏後先相望爲世儒宗而粵西呂月滄先生同聲應之至朱先生而益大先生揮斥萬有暉兩姸雅兼方姚之長而擴

文一

主

其所未至桂林奇秀之氣其特鍾于是矣咸豐中獻獲接先生於京師推獎之言猶若在耳老成丰采猶若在目而清忠亮節爲國效死獻在杭州與簪忠義錄營流涕爲先生立傳計偕入都適先生文集刻成復流涕而爲之敘文凡六卷皆先生手定付獻錄副者聞吳下曾以活字印行不知於此本異同何如也同治七年三月

稼書堂詩敘

鄉先生潘惺齋侍御遺詩四卷曾孫恬齋丈以授獻讀之作而曰獻夙謂詩可以觀政可以觀化何以明之賢士君子哀樂過人以詩爲史風諭得失陳說疾苦而當時德禮政刑之迹閱千載而如見然可見者其事之粲然者耳朝

廷清明休養生息也既久王政敷布綱舉目張薄海內外服先疇之賦歛食舊德之名氏韋布之士抱道尙志皆得逸樂而通顯者有奚斯吉甫之才則其言論文章莫不春容夷愉而嘯殺之音不作遺篇墜簡流布人間後之人不幸當災害干戈之際無以自存三事大夫夙夜勞勩則前此琴歌酒賦興到之語一入於勞苦之耳不禁目想神游求生於其時不可得則夫化澤之長無迹可求者皆見於學士大夫之文有季札之識者可以觀矣侍御君策名全盛之

文一

主

老成之側而尤慨息於天下休明人事寬閒衣冠文物如在開元嘉祐間如何其不發思古之幽情也恬齋丈克紹家學屬以兵燹轉徙海上賦述祖之篇痛楹書之寄當不

以是言爲河漢也

學宛堂詩敘

學宛堂詩二卷武進董君子中所著也君名家子學有淵源故其中春容而夷愉屬天下多故流離轉徙於大江南北車轍及於齊楚之郊名山大川有以振動其氣志而憂生念亂則不能無悲悼感憤之辭然其中之春容而夷愉者如故也嘉慶中常州數百里間學士接踵天下談者以之稱首君固晉卿先生之少子而舉聞翰風二張先生所

自出也其繼起宜矣蓋嘗論之樂經亡而聲音之理微而其道猶未至於滅息者則詩尚焉孔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雅頌闕壞宮商廢失而上之德意無以宣下之民隱無以達猶賴賢人君子負述作之才稱心而言世治則可以歌詠功德揚盛烈於無窮世亂則又託微物以極時變風論政教之失得綢繆婉篤於倫理之中遇之如近而尋之實深此誠足以通春秋之教者也往讀宛鄰書屋古詩錄去取乎雅鄭揚抑乎興觀得詩人之遺意而有裨於聲音之道子中爲張先生甥儻亦與聞緒論而窮力於正變乎吾見其日進於古也

朱櫻船詩敘

文一

重

泰州吳野人先生抗逸民之高蹤樹詩人之逸軌言皆布菽功在風化昔者著錄遺文未嘗不心游目想矣百年作者有難繼之歎薄游閩海交於朱君蓋吳先生之鄉人也仕隱丞尉抗心曹劉內行潔清而文章彬蔚矢詩數百篇皆出入騷雅無佻染諛悅之習吾觀其含思逸澹託體峻雄而感時述事既不激詭而雅有比興善已詩道總雜今異於古所云往昔文章壇坫爭立名字一二巨子矜其創獲天下靡然無異詞者不復能折衷禮義別白誠僞是其蔽耳今則師心而闢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足非蕩蕩乎無所統故里塾皆散無友紀之士則田井皆散無友紀之民獻嘗謂詩可以觀化者此也文章者禮教之飾以學本

詩書音中律呂爲正宗必以辭氣鄙倍聲音嗟殺爲畸衰獻游四方見夫不失其正者葉潤臣觀察符雲樵大令而君亦其選也且以君退然夷然溫和平近道其鄉先正吳先生之風於是乎不隊豈不懿與抑吾友丹徒莊中白遭亂流寓泰州其人甄極楚緯通天人之故荀董之文枚傳之詩可謂卓爾朱君或蚤辭纓紱振衣言歸與中白修士相見禮於海濱蕭寥之區示以鄙言當相視而莫逆也

鷗堂詩敘

唐人雅言子美爲詩宰相摩詰爲詩天子若以蠡川爲度越草堂者其旨安在豈不以少陵言薄蘇李氣吞曹劉而以當右丞之卒箸超超會於風雅雖同爲羣言之主宰而

文一

重

一出自然一有作用蓋近世王貽上尙書知之矣所撰神韻集不傳於世三昧集之指歸實舉右丞爲職志別白而定一尊是在心知其意者焉右文之代浙東爲賢詰林府會稽南鎮鬱乎淵乎若天漢哉並世作者曹文孺孫子九文章爾雅未獲接席平生故人則秦勉鉏王眉子周叔明季況掉鞅詞壇馨華藉甚而李越縵通經稽古尤負物望同年友孫彥清陶紫畛者孟哲不已前無古人何其盛與不佞乃於笙磬之列山水之間遇吾馬子幼眉於物外嚼然於江東獨秀非君莫屬也諸君子兼愛多能著作皆等身幼眉則章思自精專力爲詩何嘗不窮極正變而五金一冶八音成樂若性若習若忘若遺自成爲鷗堂之詩而

羣言如廢求摩詰於今日其在斯乎其神似非形似乎馬
子生平歉然於足跡之近交游之寡不足以發其奇特廣
其應求似也吾觀摩詰有鼎貴之弟居帝王之都藍田別
業傳爲丹青馬子連蹇卑栖固不敢望然摩詰一生游歷
亦未若少陵之東郡南徐秦州劍閣備經奇險卽同遭天
寶之亂辛苦賊中僅以凝碧短章忠惻如見庾信陳琳之
歎遂以千秋北征詠懷滔滔太篇當之亦豈有愧色摩詰
山澤之游惟裴秀才爲同調殷遙儲光義輩大都蕙帶荷
衣贈言送別無當日巨公固不必汝陽宗王東川節使也
吾幼眉可渙然矣若夫獻交幼眉一再相見卽出宦游中
間自新安乞假暫還幼眉有懷人之詠未獲晤語明年自

文一

圭

定詩三卷刻行越縵序之而獻與君溫伯雪子之交別有
相視而莫逆者君詩刻成遠寄在余懷袖間已三年矣高
秋木落于役安吳道中望黃山之背泓崢蕭瑟浩然有懷
重申遐悵並許同人

道華堂續集敘

古者揚子雲澹雅而好深湛之思求之於世賢達惟代州
馮公魯川足以當此咸豐丁巳戊午間獻客京師多接有
道時馮公官比部桂林朱伯韓侍御漢陽葉潤臣侍讀馬
平王少隴農曹上元許海秋起居瑞安孫琴西侍講經術
文章釐下俾盛逡巡廿年孫公馮公先後蒞皖比獻來應
官馮公已歸道山孫公旋擢鄂藩以去則友於馮公族子

子明君母家浙西故相見如鄉人投分忘年交日以摯當
公在時許子明以不朽之業固不啻口出也君著書盈尺
詩尤綜古近之長前集四卷體素儲絜已名其家中更兵
事憂生念亂而道力超然雖仕宦不進文望日高天府恆
禮遇之官休甯日從邵學使游白嶽詩最工清峻予著有
謝康樂柳子厚遺意前此姚燮伯普陀游詩不能及也獻
聞昔之能文章者輒言得山水之助竊以爲稽古學道胥
次悠然靜深有本乃始與清景相發而其高步遠想感時
述事且出於山水之外不徒模範泉石間而已君嘗刺舉
鄴元水經注成山水奇藻八卷獻讀之以爲寄託在山水
之表也而況於詩乎君前在軍府日久盾墨作文仍不爲

文一

美

伉厲之習有道之士不域於境如此可謂寓意於詩而若
無意爲詩者矣爾者年踰七十詩律益細絕不見其自放
然則老杜夔州以後論者謂風格不無少積或君有感於
是與方今風雅道衰而衰裾尊俎之辭亦不足與於斯文
安得耆舊如吾子明者落落然參錯天下使獻推衿送抱
虛往實歸何至回首京華有風流獨絕之歎也

蒿菴詞題辭

夫神之所宰機之所抽心之所游境之所構身之所接力
之所窮孰能無所可寄哉縱焉而已逝蕩焉而紛魚寄於
水鳥寄於木人心寄於言凡六寄於榮利莊穢寄於辭填
詞源於樂聞中之思乎靈均之遺則乎小子學詩可以興